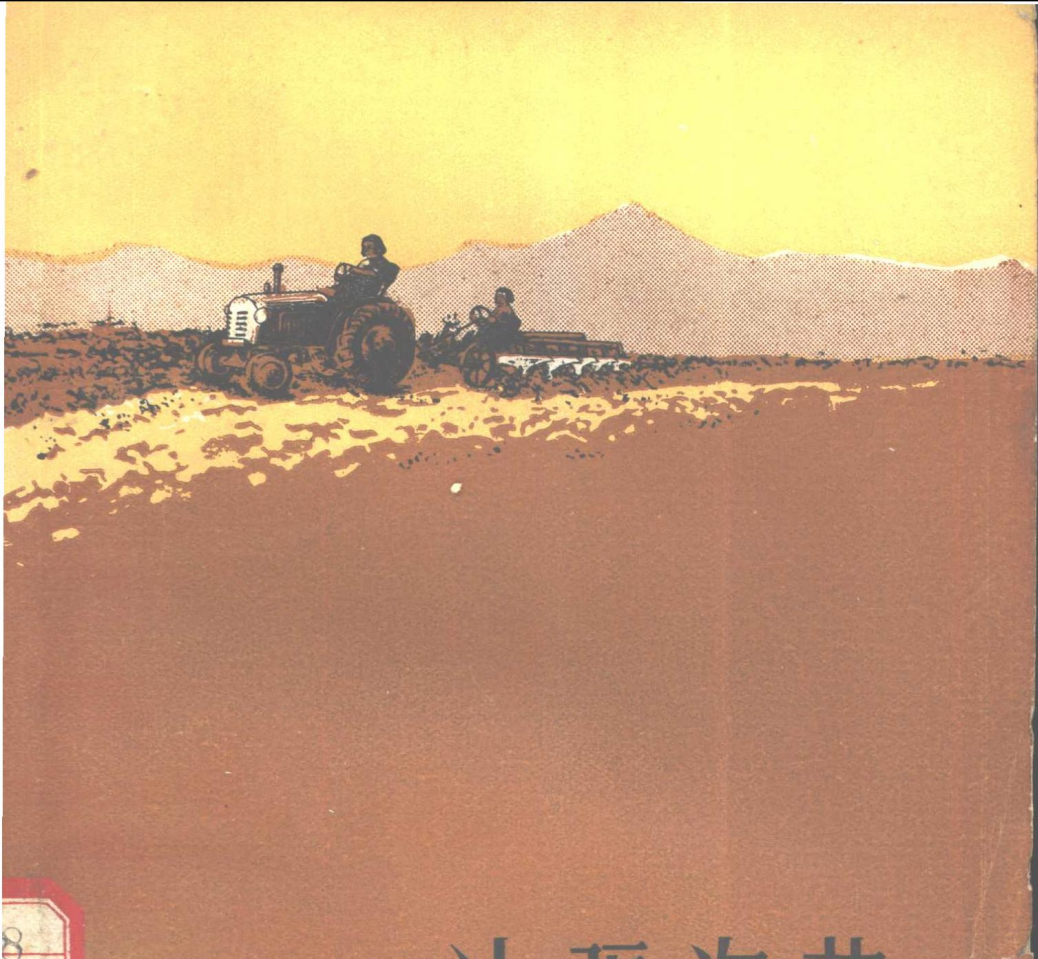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边疆海燕

沈 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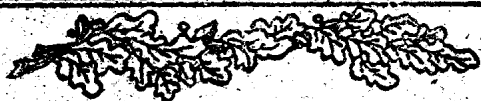
邊疆海燕

趙 雲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边 疆 海 燕

沈 凱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9 •

边 疆 海 燕
沈 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书号 0441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3/8 字数 81,000

1959年2月第1版

195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6,000 定价 (八) 0.36元

目 次

故鄉夜戰.....	1
青弋江上.....	11
斗爭.....	25
老高頭和他的“新娘子”車.....	40
道路.....	51
邊疆海燕.....	72
后記.....	135

故鄉夜戰

夜，阴沉沉的。半圓的月亮在云層里爬進爬出。九月的江南山区的夜風，給人帶來了輕微的涼意。長滿樹木的嵯峨的山崖，顯得阴森森的，象伺立在黑暗中的怪獸一样怕人。史家灣，这个两百多戶的大村子，已經沉沉入睡，看不見几盞燈光。

連長史牛，坐在村口的石碾盘上。这个碾盘是他小时常常和小朋友們游戲的地方。但是今晚他一个人坐在这里并不是來憶旧，而是如何消滅土匪，徹底解放故鄉的大事在苦惱着他。他心里盘算着：到这里一个星期了，不但沒剿着土匪，連綫索也还没有摸到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說羣众觉悟低吧，为什么組織起來又那么容易，办啥事也都齐心？說羣众觉悟高嗎，为什么一向他們打听土匪的情况，一个个不是笑一笑走开，便是口里咬唔着打岔？真叫人揣摸不透……这是我生長的家鄉呀！……剿匪任务又是我自己向上級要求的，难道一連人就这样閑住下去嗎？……

他想起出發时，团首長親自來送行，政委握着自己的手叮嚀道：“史牛同志，土匪的主力虽然被我們打垮了，匪首鄒胡子也捉住了，但是散匪还在四鄉竄擾，还准备在史家灣一

帶搞暴動。你是史家灣的人，你去解放你的家鄉吧！不過，千萬要提高警惕！既要利用鄉親關係去發動羣眾、了解情況，又要對過去的鄉親關係作新的估計！”當時自己聽了，覺得心裡很明白，為什麼部隊來到這兒以後，自己又糊塗了呢？為什麼就打聽不到一點土匪活動的情況呢？倒好像史家灣從沒有過土匪似的……他越想越沒個頭緒。

正想着，忽然看到從村里走出來了兩個人，順着老槐樹陰影往山上走去。前面一個拿着根燃着的火繩，後面一個掙了根梭鏢。看樣子是上苞谷地防守野豬的。他們邊走邊談論着：“……共產黨好？這，我早就知道了！民國二十四年，賀龍的人馬在我們這兒扎營，你記得吧？當時我都想參加呢！他們嫌我小了沒有要。聽說這些解放軍就是賀龍的人馬拖起來的。他們也真能替我們老百姓辦事；可這一回剿匪呀！我看難辦。二爺你說呢？”

“當然啦！‘鼻子離嘴近，胳膊跟手近’，人家上同奶胞，下共衣胞嘛！真能鐵面無情？我才不信！……”

這些對話，清清楚楚的落在史牛的耳朵里，他心裡一動，想再聽下去，可是那兩個人已走遠了，影子消失在陰蒙蒙的夜色里，他想：“剛才分明是說着土匪的事！……‘上同奶胞，下共衣胞’，這話是什麼意思？土匪會不會跟我有啥關係呢？……該不會吧！我只有一个哥哥，他雖然跟我離家前有了些改變，抽上大煙，不愛勞動，可也不至於當土匪呀！……”接着他又想：“要說土匪想在這一帶搞暴動，恐怕不可靠。對這上下幾個村子，我們作過調查，沒有人被搶，

也沒有人被殺害，看不出土匪活動的跡象。對！我們不應該老待在這裡，我們要到受匪害最深的地方去！”但一轉念，他又否定了剛才的想法：“第一，上級說土匪要在這一帶搞暴動，不會是捕風捉影得來的情報；第二，各鄉都遭到匪害，只有這幾個村子平安無事，這不是正常現象！”猛然他想起多少年以前，那時他哥哥史成，還正是年青，放蕩江湖，當艍公闖碼頭的時候，他常常喜歡說“雄鷹不打窩下食，狡兔不吃洞邊草”。他想：“會不會是這種情況呢？也許我們真的闖到匪窩里來了！政委說的對！以前的鄉親關係，都得重新估計！我們的剿匪方式也得重新考慮！……”

“二叔！二叔！”一個孩子在呼喊。

史牛已經听出，這是侄兒青山子在喊他，便應了聲：“青山子！我在這裡！”

“爹找你吃飯哩！到處都找遍啦！”孩子已經跑到了他面前，拉住了他的衣袖。

“告訴爹，我已經吃過了，你快回去吃吧！”史牛對孩子說。

“不行！媽說你回來幾天啦，家裡的飯，你一頓也沒有吃。”青山子的小嘴鼓得高高的，跳起來攀在史牛的脖頸上，要他走。

史牛站起來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說：“死皮！走。”他拉着青山子的小手進了村。

一進門，一股燉雞炸辣椒的濃烈香味就迎面撲來。對照着左鄰右舍的景象，史牛心裡就感到不舒服，蹙着眉頭，

很勉强的坐在椅子上。

“老二！叫你住到家里來，你怎么不呢！一走七八年沒个音信，你不想家嗎？”史牛的哥哥史成一边埋怨，一边收拾桌上的东西。史牛虽然对家里的这种气氛感到别扭，但見到自己的親哥哥和从小長大的家，又不免引起了一些感触。

屋里簡單而古老的陈設——据說还是史牛太祖母結婚时的陪嫁——長長的黑黝黝的梨木香桌，上面放着一对宝蓝色花瓶，板栗色的八仙桌子，八把有扶手太师椅子……都还是八年前的老样子；只有放在这间客屋左角上的带栏杆的小床沒見了。多窄的小床嘛！他小时候，哥哥强迫着他在小床上睡下，晃着拳头吓唬說：“再不睡，看我打你！”他吓得象条泥鳅一样，溜進被子里睡着了。半夜嫂子又把他弄醒了，他不耐煩地睜开眼，正想發牛脾气，突然發現自己是睡在阴湿的磚地上，嫂子正吃力的把自己往床上拖。第二天清晨，他还睡得正香，又被刨木头的声音驚醒了。原來哥哥已經請了木匠正給小床作栏杆。

回憶起这些童年的往事，一股天性的柔情从他飽經战火鍛煉的心中產生。他依恋的看着哥哥的臉。四十几歲的人蓄上了八字胡，滿臉烟容，眼里是煩乱呆滯的暗灰色，眼泡鼓脹脹的泛黑釉，手是枯黃的，指甲象妖怪的爪子。完全失去了分別前他当艚公时那种豪爽并帶有几份江湖好漢的風采。这使史牛感到很痛快，但繼而一想：“旧社会就是把人变成鬼的世界嘛！”他看着史成，暗暗下了决心：“等把土匪肅清了，我要帮你把生活翻个身！”

史成收拾完了桌上散乱的东西，向屋里喊：“青山娘！老二來了，把面端出來吧！”

“我已經在連部吃過了！”

“吃過了也要再吃一點！走了七八年，回家來飯也不吃一口，我沒見過！”青山娘已經端來了一大盆熱呼呼的面條，里面滿是雞肉，上面浮着一層黃黃的雞油。

史牛雖有幾分不快，但在過去曾象父母一樣愛過自己的哥嫂面前，實在又不好說什麼。他隨手端起一碗面條，連辣椒都沒放，就吃開了。

“老二，你走後，家中連遭幾個壞年成，又是兵災！我害了一場大病，頭髮都掉光了！後來又染上了烟癮，家里的日子呀，實在難過！”史成燃起一支香烟，有氣無力地對他訴說着。青山娘接過來說道：“我們的轎子船也叫‘國軍’抓差号走了，八斗坵田也賣了！七八年來苦壞了你哥哥喲！虧他撐持得過來！”

“我知道家里困難，在蔣介石統治下還會有好日子過！”史牛看了他哥哥一眼，又接着說：“哥！我看你好象沒有過去勤快了。你現在應該把烟戒了！再說，家里吃得这么好，衣服又穿得这么整齐，那象過日子的樣子！”

“嗯！我也是這樣想……”史成敷衍的說。原來呆滯的眼睛狡猾地睜了睜。他問史牛：“唉！老二，你出門混了這多年，怎么才是個連長呢？”

“干革命工作嘛！誰計較那些。當炊事員也是為人民服務。革命隊伍里，就不分什麼大小。”

“哼！到底官大些，总是被人瞧得起些！你看你哥……”青山娘正要說下去，忽然看見她男人瞅了她一眼，赶忙把后半截話咽下去了。

“老二！”史成岔开青山娘的話头說道：“我有个事要問你，銅官寨的鄒二爺还关在城里嗎？”

“你說的就是那个反共救國軍司令鄒胡子嗎？”

“唔，是他！”史成偷瞟了他弟弟一眼，很不自然地說了一句“他过去常接济我們……”，忽又警覺地止住了，想用別的話岔开去。

其实在史成阻止青山娘說話的那一刹，史牛就已經起了疑心，不过他一点不露声色。听史成現在又露了这么一句，心中的疑团更重了：他把碗筷向桌上一推，質問道：“鄒胡子，他是有名的土匪头子，怎么会接济咱們？哥哥，你为什么跟那些人來往呢？”

“土匪？”史成假装詫異地哼了一声，将手里的半截香烟弄滅，端起一碗面吃起來，无光的眼睛却偷偷地瞟着史牛。

“你还能不知道？他在銅官寨拉竿子殺人放火，盐大路的交通都断了半年，五六个縣的老百姓吃不上盐！……”

“啥叫土匪？”史成知道史牛已經起了疑心，就不再掩飾了，把碗一放，板起臉，擺起山大王的架子，打着官腔說道：“成者为王，敗者为寇！当年你投奔新四軍，他們才几只老吹火筒（指槍），不也拉起來了？”

“你这是啥話，簡直胡說！你完全變了，變得不象人了！”

“老二，我給你明說了吧！你出生入死這多年，也不过是

个小連長，穿得破破烂烂；我呢？坐在家里当上了旅長，有吃有穿。我看你还是跟上我干吧！弟兄俩在一起有个照应。只要你回去把鄒司令放出來，我就保你当副旅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史牛这时心里真比刀戳还难受，真沒想到親哥哥在离別了八年以后，却变成了这样。銅官寨区政府被鄒胡子血洗的惨象，以及那些失去了親人的妇女孩子們的哭声，又活灵活現的在他脑子里浮动。站在他对面瞪着死羊眼的大烟鬼已不再是什么哥哥，而是一个凶恶的敌人。他右手摸到了駁壳槍柄，感到了輕松和力量——总算找着土匪了！

他一脚踢开椅子，跳到桌子外边，声色俱厉地叫道：“走！跟我走！”

“哪里去？”

“上連部，走！”

“二黑！你开什么玩笑？难道連哥哥也不認了？”史成叫着史牛的小名，右手偷偷地伸向了腰間。

“不准动！动就打死你！”眼明手快的史牛，已經看出了他在掏槍，右手的駁壳槍早对准了史成的胸口，左手閃电一样把史成腰間的六輪子夺了过来。

“啊？老二！”史成象挨了当头一棒，楞住了。

“没有什么好說的，跟我走！”

“老二！你真的要抓我嗎？”史成故意放高了嗓子，似乎在招呼外面的什么人。“你要知道，陈二混的一个团，已經把你們包圍住了。就是你也休想出这个門！”

窗外傳來了咋噓的脚步聲，史牛知道不好，趕緊把身子隱在窗戶左邊的死角里。左手的六輪對着史成：“動，就打死你！”右手的駁殼槍瞄着門外。

“啪！”從門外打進來一槍，擦着史牛的身子過去，射到牆上。史牛心里一怔，知道敵人已經發現了自己，趕緊伏下身子。就在這當兒，史成猛地撲了過來，壓在他身上，奪他左手的六輪。這時，門外跳進來一個大个子匪徒，他見到兩人扭打在一起，不敢開槍，剛要調轉過槍柄來打史牛，史牛早把槍口對准他掃了一梭子，那個高个兒匪徒象打哈欠一樣倒下去了。這時，他的左手已被史成扭到了背後，骨頭發出了响声，眼看六輪就要落到史成手里了。他趕緊把右手的駁殼槍向背後一回，“啪！”的一聲，史成應聲倒下了。

史牛正要站起來，猛不防門外又“啪！”地打來一槍，他只覺得右臂一麻，駁殼槍就喀噓一聲掉在地下。他就勢向下一滾，咬牙忍痛的把左手從背後扭回來，迅速地準備好了六輪。外面那個匪徒滿以為史牛已被打死了，就大胆的鑽進房來，剛一露頭就被史牛一槍揍翻了。

兩個匪徒被打死了；史成也受了重傷，坐在地上，雙手捧着下巴，嗚哩嗚啦的說不清話。青山子早吓呆了，蹲在桌子底下，睜着烏黑的大眼睛，直發楞；青山娘跪到地上連哭帶求的說：“二叔！你行個好吧，讓他逃一條活命吧！半夜三更，又沒人知道……”她向前跪爬了兩步：“二叔！你兩歲上死了父母，我和你哥哥屎一把尿一把把你撫養大，你不念兄弟的情分，也慫我們撫養你一場……”哭着說着又爬了幾

步，就要抱住史牛脚了。史牛驚覺的跳開，用六輪逼着她：“說！還有幾個土匪？”青山娘恐怖的抱着头說沒有了。史牛透了一口氣，要青山娘找來了一條繩子，把史成細綁起來。

史成口里嗚嗚嚕嚕的怨恨地說：“沒想到哇！自己養大的親兄弟，今天回來要我的命！還有天理良心嗎！”

“胡說！天理良心？你也是窮人出身，今天却投靠鄒胡子当了土匪旅長，你們在銅官寨殺了多少窮人！毀了多少人家！你數得清嗎？你的天理良心到哪去了？走！”

青山娘一把拉住繩子，和史成一起跪下，苦苦央求。史成叫青山娘從煤爐坑里拿出“反共救國軍獨立旅”的全部名冊、文件遞給史牛，只求放他一條活命。

史牛接過了名冊和文件，把掉在地上的駁壳槍拾起，左手捏緊了槍，說道：“昨天是兄弟，今天是敵人，你也知道共產黨的政策，也知道我的脾氣，干脆點，走！”說着朝窗外打了兩槍。

史成象一堆牛糞癱在地下。青山娘“哇！”一下放聲大哭起來：“我們母子往後怎麼活嘞！”她撒潑的扑向史牛：“好吧！你想升官，成全你吧！來！把我們母子都打死吧！打吧！打！”

這時，村子里已經沸騰起來，到處是人聲一片。村里的部隊和民兵，听到了最初的槍聲，已經控制了各制高点，听到史牛最後打的两槍，部隊就包圍了史成的房屋，房頂已經架上了機槍。史牛招呼他們進屋把史成帶走了，又從夾牆

里搜出了三支老毛瑟槍和一捆大刀梭鏢。衛生員忙着給史牛包扎了傷口，並要抬他走。他向戰士們搖了搖手，讓大家先走。

戰士們走后，只剩下小通訊員在身邊，史牛走到泪人一樣的嫂子跟前，又忍着臂疼，從桌子下面把青山子拉到自己懷里，用手輕輕的撫摸着孩子柔軟的頭髮，緩慢而低沉的說道：“嫂子，別哭了！他是危害人民的土匪。你知道他們殺害了多少老百姓羅！光銅官寨區，就有兩個村子被他們殺絕了。你跟着他是死路！往后，你自己勞動自己吃，青山子我來撫養他成人！”青山娘慢慢的止住了哭聲，青山子也親熱地往他身上偎依。

他走出了史成家，夜又歸于平靜，但月亮卻顯得特別明亮，象潑了一地的水銀。一路上，鄉親們都用尊敬的目光望着他。

一個鐘頭后，村口打谷場上站着一隊雄赳赳的人民戰士。指導員的聲音顯得特別宏亮：“同志們，連長已經單身抓住了土匪旅長史成，打死了土匪團長趙黑牛和王三麻子，還繳獲了全部土匪名冊和文件。現在還有殘匪陳二混帶着四十多名匪徒，盤踞在蓼葉湖邊獨松寺里。我們要抓緊時機，今天晚上就徹底消滅這股土匪！現在由第一排和連長留守，第二排、第三排、機槍班隨我出發！”

月光下，隊伍一點聲息也沒有地向蓼葉湖匪巢挺進。

1951年8月于7軍56團

青 弋 江 上

一九三九年農曆四月。这是个苦难的初夏。

大元爹好象一下衰老了二十歲，頭髮全白了，腰僵僵了，走路也失去了往日剛健豪迈的神态。破例的睡到太阳升到一竹竿多高了才起來，臉也不洗，就趿着鞋，“咿——嗒！咿——嗒！”地走到稻場边大石碾盘上坐下，頹喪地靠着碾盘，两眼呆滯地看着湖边大道。

南方四月的太阳是很毒的，可是他却覺得阳光是那样淡薄无力。他想：昨天黑夜，时局發生了多大的变化喲！鬼子進了縣城，村里驻扎的國民黨軍隊，一声不吭地开过了江，溜跑了。大道上那些背着包袱、挑着孩子跑反的人也沒有了。去年叫新四軍赶走的漢奸徐翹胡子，騎着高头大馬又回到了东庄，听說还当了鬼子的什么委員……

他看一眼遮天掩日的黃蒙蒙的黃沙，和死一般沉寂的大地，好象真是世界末日到了！的確，黃沙在南方是不常見的东西，老人們說，天下黃沙就有大劫難。他想：我遭的劫難还不够大嗎？

他看了一眼被鬼子飛機炸成瓦礫的房子，独生伢和老伴血肉模糊的慘象，又在他眼前浮動，熱淚又浸濕了衣襟。

不由得痛恨着鬼子和国民党，怀念着半年前駐在村里的新四軍——那才是一支真正的抗日隊伍啊！要是他們在，怎么也不会丟下老百姓自个逃跑的；可惜他們在去年冬下就开过白鵝洲去了，換來这么个膿包国民党軍隊，還沒看見鬼子的影子就远远地逃走了。現在他真感到四周空蕩蕩的无依无靠。

大元爹的变化的确太大，連同村的人都有些不認識他了。当年他曾是一条硬漢子，憑着一只船篙两把槳，跑过无数的碼頭，渡过二十多年无牵无挂的船工生涯。四十歲上才找了个老伴，回到家里种地，第二年竟养了一个白胖伢子，他的高兴勁就不用提啦！見了石头都要笑；見了鸛鵲也要唱几句。他这个老头子和別的老头子不一样，別的老年人总喜欢和老年人在一起；他却和村里的小伙子們打得火热。每年过年扮采蓮船的老艄翁是他包下了的。他不妝扮都逗人笑，嗓門又大，唱的又好。

十几年来，就是餓肚子，他也沒有愁苦过。看看独生伢都能插手种田了，誰会想到災难來得这样突然呢！真是禍从天降！只一鍋烟功夫，他就变成了“進門一把火，出門一把鎖”的孤老头子了。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、高亢的歌声，看不見他給小伙子們講程咬金賣柴扒、楊六郎守三关了。

他靠在大碾盘上，一直坐到太阳当頂，也不吃不喝不說話。他的侄儿小柱子給他端了一大碗鍋巴粥，他喝了几口便放下了。小柱子怕他愁出病來，就拖他往蓼叶湖山上去